庵村先生遺蹟

厖村先生遺蹟序

昔司馬公作相衛童走卒皆誦君實其所以字之者愛之深慕之切也惟我厖村先祖勳烈德望塗人耳目浹人肌髓迄今垂四百年婦孺亦誦之必姓之名之萬口一

辭若在同時然可見其愛慕愈久
而愈深愈遠而愈切也舊有遺稿
二冊軼於兵燹絶無所傳謦欬之
所及聲光之所被固無闕於遺稿
之有無而在子孫之心則不能不
觖然而尚有隻句片辭播在諸家

文集及各種野録者如丹山之鳳
去而有零羽藍田之玉碎而有遺
鱗拾以爲巾衍之藏使遺蹟不至
全泯則頋不爲傳世之寶乎於是
適因修譜之會與諸族合謀纂次
並附各樣文字彙成一冊付之剞

刪古所謂遺風餘韻猶有存者也
窺一斑者雖不過寸管之見嘗一
臠者亦可知全鼎之味焉必不為
百世寓慕之一助云爾

歲戊申仲夏後孫前承旨秾謹
書

厖村先生遺蹟目錄卷之二

實記

補錄

厖村先生遺蹟目錄卷之二

年譜

元至正二十三年癸卯二月初十日巳時先生生于松京可助里松岳山有龍巖瀑雖大旱之歲無時間斷而先生懷孕之月即斷其流十月間無一勺之水人皆異之產後流下如舊

二十四年甲辰先生二歲○生而異凡兒

二十五年乙巳先生三歲絕類離羣

二十六年丙午先生四歲

二十七年丁未先生五歲

大明太祖高皇帝洪武元年戊申先生六歲

二年己酉先生七歲

三年庚戌先生八歲

四年辛亥先生九歲

五年壬子先生十歲

六年癸丑先生十一歲

七年甲寅先生十二歲

八年乙卯先生十三歲○經史百家之書無不通曉尤好小學家禮性理等書

九年丙辰先生十四歲

十年丁巳先生十五歲

十一年戊午先生十六歲○性至孝日必具冠服定省具甘旨忠養兼至凡父母所欲爲不至不義則不敢違忤焉

十二年己未 先生十七歲○聘夫人崔氏判司僕寺諱安之女

十三年庚申 先生十八歲○或勸應舉先生曰詞章非君子盛事不應

十四年辛酉 先生十九歲○時佛法遍於國中士大夫皆崇信之喪制廢壞至有七日齋百日奠而先生獨排斥甚嚴扶正道冠婚喪祭一遵朱文公家禮

十五年壬戌 先生二十歲

十六年癸亥 先生二十一歲○父母強之應舉乃赴舉中司馬試

十七年甲子 先生二十二歲

十八年乙丑 先生二十三歲○中進士試

十九年丙寅 先生二十四歲○夫人崔氏卒

二十年丁卯 先生二十五歲

二十一年戊辰 先生二十六歲○聘夫人楊氏工曹判書震之女勤儉慈惠事舅姑盡婦道撫先室之女無異己出以至於諸妾子宗族臧獲人無間言

二十二年己巳 先生二十七歲○選文科第十四人

二十三年庚午 先生二十八歲

二十四年辛未 先生二十九歲

二十五年壬申 先生三十歲○ 太祖擇經明行修之士以先生爲 世子右正字轉入翰林

二十六年癸酉 先生三十一歲○轉右拾遺

二十七年甲戌 先生三十二歲○以事貶慶源教授

二十八年乙亥 先生三十三歲

二十九年丙子 先生三十四歲

三十年丁丑先生三十五歲○子致身生字孟忠位至判中樞以五子登第贈右議政謚胡安公

三十一年戊寅先生三十六歲○以拾遺召還以忤旨罷拜右補闕

建文皇帝建文元年己卯先生三十七歲○拜刑曹禮曹正郎

二年庚辰先生三十八歲○拜兵曹吏曹正郎

三年辛巳先生三十九歲○子保身生字仲全宗親府典籤漢城少尹後以曾孫孟獻貴　贈吏曹參議

四年壬午先生四十歲○朴錫命薦代知申事慵齋叢話朴三宰錫命爲知申　上曰誰可代君者朴曰朝臣無可者惟承樞府都事黃某眞可人也　上遂用之終爲名相世謂朴公知人

太宗文皇帝永樂元年癸未先生四十一歲○丁外憂卜葬于長湍麻根谷喪禮一遵家禮以國家多事起復雖一二日不見必爲名見大臣勳舊不悅或有言奸者

二年甲申先生四十二歲

三年乙酉先生四十三歲○服闋起拜承政院承
旨出納啓沃人稱盡職　宸眷益隆
四年丙戌先生四十四歲
五年丁亥先生四十五歲○子守身生字季孝
號懦夫蔭仕至領議政謚烈成公
六年戊子先生四十六歲○閔無咎等害宗支先生承密
旨圖之諸閔竟敗睦仁海之變　太宗以趙
庸爲謀主先生曰獄父與君亦不爲也　上從之果仁
海之謀也其後金科寵辭連庸親辨直在庸　上曰某
爲庸云云果然
七年己丑先生四十七歲○擢嘉善拜司憲府大司憲務
持大體不察察而姦佞懾伏朝綱振肅歷拜六
曹參判冬拜
工曹判書
八年庚寅先生四十八歲○拜禮曹判書疾劇　命內醫
治疾問疾日三四疾愈　上謂醫官等曰忠直
宰相汝能治
療當厚賞之

九年辛卯○先生四十九歲○拜刑曹判書
十年壬辰先生五十歲○拜兵曹判書
十一年癸巳○先生五十一歲○拜戶曹判書
十二年甲午先生五十二歲
十三年乙未先生五十三歲○拜吏曹判書時號得人
十四年丙申先生五十四歲○讓寧將廢先生以爲國儲未易輕動乃曰世子年少所致上以先生解寃諸閔諸閔讓寧外族爲後日地大爲疑怒恩遇寢疎拜工曹判書
十五年丁酉先生五十五歲○出爲平安道觀察使一道爲之澄清
十六年戊戌先生五十六歲○還朝後世子廢先生坐爲庶人貶交河許母子同居大臣臺諫請罪不已上遣其甥吳致善于貶所云云卿貫南原與其母任便俱往命勿押行吳復命上問喜何言吳啓某

言皮肉父母生之衣食僕從皆
上恩因涕泣罔知所爲

十七年己亥 先生五十七歲○移謫南原雖同年親舊罕見其面

十八年庚子 先生五十八歲

十九年辛丑 先生五十九歲

二十年壬寅 先生六十歲○自南原謫所召還拜禮曹判書謁 太宗謝 恩 世宗侍側是年 太宗傳位於世宗 上曰予每言卿事於 主上今日乃卿來京之日也 命厚饌還給科田告身

二十一年癸卯 先生六十一歲○拜左參贊十月拜江原道觀察使是時關東阻飢民皆離散轉至溝壑先生特膺簡寄撫民賑飢無指瘠先生旣還朝民慕恩德而不敢忘相與就先生所憇之地累石爲臺以寓甘棠之思名曰召公臺其後時序屢變臺將夷爲平地正德十年乙亥先生之四代孫禮曹判書昭襄公孟獻亦爲本道監司乃更聚石修其隳圮

二十二年甲辰 先生六十二歲○拜議政府左贊成兼司憲府大司憲

仁宗昭皇帝洪熙元年乙巳 先生六十三歲

宣宗章皇帝宣德元年丙午 先生六十四歲○拜吏曹判書陞拜右議政

二年丁未 先生六十五歲○陞左議政是年七月丁內憂卜葬于交河金蝇里辛坐原一從家禮 國家有事 上命起復牢辭至四五 上三賜手敎勉之辭旨懇重不可避乃就職請終三年 英廟不許乃令勸肉知申事鄭欽之傳 旨先生頓首曰臣時無疾病豈敢食肉乎請善啓欽之對以不敢先生於是哭泣開素

三年戊申 先生六十六歲○選淸白吏

四年己酉 先生六十七歲○服闋 憲府搆論先生受靑坡驛子賂物先生辭職不 允令都體察平安以藥山要衝置寧邊兵營

五年庚戌先生六十八歲○以事罷職退休于坡州伴鷗亭

六年辛亥先生六十九歲○拜領議政辭疏不允

七年壬子先生七十歲○賜几杖辭不允入耆老所上疏辭不允

八年癸丑先生七十一歲○上劄行貢法

九年甲寅先生七十二歲

十年乙卯先生七十三歲

英宗睿皇帝正統元年丙辰先生七十四歲○上疏設鎭移排事

二年丁巳先生七十五歲

三年戊午先生七十六歲○以天時失節再辭不允

四年己未先生七十七歲

五年庚申 先生七十八歲

六年辛酉 先生七十九歲

七年壬戌 先生八十歲

八年癸亥 先生八十一歲○乞骸不允參元日會宴禮作詩

九年甲子 先生八十二歲

十年乙丑 先生八十三歲○特命大事外勿相煩

十一年丙寅 先生八十四歲

十二年丁卯 先生八十五歲

十三年戊辰 先生八十六歲○夫人楊氏卒葬于坡州金蠅里

十四年己巳 先生八十七歲○以本職致仕 命給二品祿以終身朝野莫不惜公之退然國有大事

上遣近侍必
就問而決焉

恭宗景皇帝景泰元年庚午 先生八十八歲

二年辛未 先生八十九歲

三年壬申 先生九十歲○二月初八日易簀于別第正寢訃聞 上震悼撤朝吊祭賻贈有加朝野相吊人無貴賤莫不奔走號痛或設奠以祭○方歛之時有氣覆于正寢事訖而散盡扶輿磅礴之氣在地爲河嶽在人爲大人君子先生之勳業德望蓋世身享上壽往來聚散固異於尋常者於是乎驗矣○先生遺書于子孫曰吾死之後喪葬之禮一從家禮若本土難行之事不必強從力分所及稱家有無而已虛文之事一切勿行○先生天姿雄偉稟性寬仁深沉有大度寡於言笑奉親至孝遇下至誠敎子弟必引小學家禮性理等書諄諄誨之年高位重愈自謙抑常坐一室終日看書老而益篤手不釋卷扶植斯道排斥異端朝廷及遠近士類倚而爲重居家淸儉以禮自守事皆可法不事生產身爲首相蕭然如一布衣 是年月日有

司涓吉具儀葬于坡州金𪓟里與夫人楊氏同墳異室

卒之五月　文宗大王特命配享于　世宗廟庭謚曰

翼成思慮深遠曰翼爲相克終曰成

厖村先生年譜 終

遺草

題寧越錦江亭（亭在錦障江岸絕壁之上手筆掛于壁上）

樓高多古意（一作軒高能却暑）軒（一作簷）豁昜爲風老樹陰吾地遥岑翠掃空

題吉城縣（吉州）客舍

七旬奉使三千里邈邈要荒地盡頭賴有主人心鄭重蒼顏白髮尙風流

癸亥元日會宴禮（見東文選）

九九年來押百官三元獻壽對天顏日明堯殿春風裊多少羣臣各盡歡

次江陵題詠韻

澄澄鏡浦涵秋月落落寒松鎖碧烟雲錦滿池臺滿竹壓衆亦有海中仙

輓金桑村 自粹

有忠有孝難有孝有忠難二者旣云得况又殺身難

題江陵府客舍

禮義相先千古地何煩行恠說神仙 鈌

題江界府客舍

地僻民風何朴略更教板屋雨聲多 鈌

題江西縣客舍

隱隱山園一小鄉人家臨水土宜桑缺

李孝靖公貞幹慶壽詩

七旬元老髮如絲獨有期頤堂上慈養志承歡遵聖敎

娛親餘事作兒嬉街童巷婦爭相誦門客隣人無異辭擢

置崇班旌懿德朝參多士仰風儀紫泥半濕華牋至烏几

更頒鳩杖隨宮醞帶香仍賜樂世間榮孝見今時

辭領議政箋歲在壬子

所欲必從惟聖人之大度不能者止乃微臣之至懷敢陳

悃愊之誠仰瀆高明之鑑伏念臣性質樸陋學術荒踈謬

蒙太宗之簡知獲與羣賢而混進未有涓埃之補徒切

夙夜之勤福過災生事乖罪及甘心數載幸保全於窮村
豈意一朝復收用於 聖代恭惟 主上殿下乾坤其量
父母之仁特念舊物於衆謗之中擢舉無狀於具瞻之長
縱至糜粉而難報敢以盛滿而遽辭因循迨今黽勉從仕
耳聾而眼亦暗聽察惟艱腰痛而脚不進步趨輒躓蓋因
元氣衰颯遂致百疾之侵凌況臣初度之辰已滿七旬之
歲老而致仕國有常規病而求閑情非虛飾臣伏望憐臣
年迫於遲暮諒臣誠出於深衷渙發俞音 許免職位臣
謹當優遊 聖澤少延性命於餘年恒祝 遐齡庶答生
成之 洪造

謝賜几杖箋

聖主膺時誕敷生成之化愚臣際會偏蒙　雨露之恩揆分踰涯措躬無地伏念臣性品樸魯器識庸疎位冠百僚才乏濟世之用年高七袠病纏垂死之軀肆陳悃愊而乞骸反蒙　勉諭以就職冞增感懼罔知云為豈意几杖之頒又及尪羸之質鳥皮鳩刻端合憑倚之便紫泥華箋昭示勸奬之訓異數沓至竦身即驚茲蓋伏遇　主上殿下度曠包容仁敦涵育不忍遽捐於舊物　特此曲全於深慈遂令孱資獲紆　寵錫臣敢不力策駑蹇庶輸葵誠消埃甚微期補助於萬一桑榆縱晚勤祝頌於尋常

請罷興天舍利閣慶讚疏辛酉十月

伏以臣伏聞將設興天舍利閣慶讚臣老病深重腿脚無力步履甚艱未獲隨班詣 闕而請罷茲切憤悶敢陳畀悃干冒天威慞惶隕越之至伏惟 聖鑑臣切惟佛氏之誕妄先儒之辨論 殿下乃以天縱聖學備詳講明灼知爲生民之蠹賊矣臣何庸贅蓋自 聖明以來累經沙汰耗國蠹民之害什去七八臣嘗謂 殿下拔本塞源漸就永絶私謂斯民將見二帝三王之治心自慶幸豈謂今日復興之於幾廢之餘乎臣竊料 天意必謂惟此慶讚不貲 國家之經費特時之小事耳何有害於治道然非惟

佛氏興廢之機正在此舉且以開後世無父無君之教胥
爲夷狄禽獸矣所爲雖少所害斯多不可不重爲　國家
萬世慮也況今也上自政府下至學生合辭請罷尚未蒙
允期必設行是何利於民何益於　國何厚於風俗何補
於　殿下徒使佞佛者藉以爲辭此豈非　聖德之累乎
臣所以垂死之日尤切痛心者也臣以庸劣濫居百僚之
長忝領斯文之職榮顯一身恩及九族圖報無由常欲知
無不言致君無過之地耳年今八十命在朝夕屬玆必言
之日豈容含默伏望曲察危悰俯從輿望亟罷此事則乃
盛德之至吾道之幸斯民之大幸也臣死且瞑目萬萬無

憾矣伏惟 聖慈剛斷不勝幸甚

論設鎭移排疏

云云臣昨以請停高興改號及移排之處畧陳於 上謬蒙俞允今當更遣都巡察使臣鄭淵審視高興移排之處臣復以昨日未盡之策敢冒天威隕越之至臣竊謂當初設鎭於兆陽者與茂長鎭相爲救援要害之計也今欲兼鎭高興移排於近海者爲其扞衛海濱居民而已然而移排之處不占於近海之地而占於去海三十餘里之地而止其新排高興以南沿海居民又誰賴焉其計似乎踈矣臣以謂仍兆陽之鎭兼任寶城與都節制使本營及茂長

順天兩鎭相爲犄角之勢似無破東補西之患矣且高興新得長興任內荳原道陽加淵寶城任內豐安道化沙魚紵川仍有本土故土地之廣人民之衆將比於州府復賴於沿海要害之地移排而加以置守護軍二三百名深溝高壘堅壁固守日夜戒嚴雖有賊勢侵暴堅城不下示以將爲出擊之形又使左道都萬戸等此下缺

論言官補外疏正言朴積善啓以言官補外之弊雖有過左遷而已上問之

云云前者李叔時由大司憲出爲咸吉道觀察使皇甫共由獻納出爲平安道都事由臺諫出補外寄不可謂古無其例昔我 太宗朝守令三載爲期雖未者滿或擢拜代

言或拜臺諫以示用賢不拘常例也今李剛業已補外不宜還拜京官也臣今所恨者守令拘於六期之法必待考滿方許得代雖有卓異之才若經一二州縣則膂力衰耗無復大用請自今由臺諫補外而若茂才有賢姑勿拘六期之限招拜清要京官則人皆知守令之重也　上從其言以爲恒規

論貢法可否劄子

云云貢法施驗今已三年矣當道之民好惡不同而惡之者居多量田之初尺有三等長短故地有三等廣狹以下等田廣準上等田狹則地品雖有不同而所出不甚相遠

此國家之定制收租之議也今雖欲州州邑邑各分九等之田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故一邑境内又有難齊之等其何以止怨哉且其陳損不審之怨亦將何以止之哉今雖稱上等道非以皆取上等之租亦以各收三等之租矣托以地品不同爲辭者不敢斥言耳直欲不行貢法也地品旣爲上等如三道之民尙且惡之況未經驗京畿江原黃海三道之民好惡可知臣竊謂此法終必難行矣乞嚴委官損不中之禁制仍遵祖宗隨損給損之成憲如何又曰五常禮之大者而信居一焉聖人所以昜生也奴婢誤決改正便否臣於前日備悉上言今承　傳教反覆思之六

典所載嚴密無餘不可輕改以失信且續典者裒集　太
宗朝受教及特旨沿革損益逐一所裁以成一代之盛典
印頒未幾輒隨更改恐未爲全書將爲無用之物臣竊見
先儒胡一桂述古今通要論歷代帝王自三代以下一無
全矣至於大宋仁宗則曰吾無間然矣迹其行事仁宗寧
處於舒緩之勢而不敢有嚴刻之政寧拂於變更之請而
不敢傷積累之業以故法制不立法令不行當時大臣有
蕩滌之請而仁宗以治體爲念一切置之力爲持守不變
典國之規模雖過於安靜不害其爲元祐之治宜乎先儒
無罅隙而非議之也臣竊謂若東倭北狄邊警武備則雖

有變法擾民之弊未暇爲恤不可不救焚拯溺矣若其曰
田曰民若制度文爲六典之法昭如日星祖宗之民安如
盤石何用汲汲紛更爲多事哉臣顧凡所施爲一從六典
示信於民以行安靜之化以定民志治道幸甚昔高麗氏
之末免三日諧者爲其輕變法耳臣之所見如是再以冒
聞隕越之至 上嘉納焉

上黨伯忠憲公巖谷楊公行狀

公諱起字可尹姓楊氏中華人也其先卽唐叔虞之後伯
僑自晉歸周周封楊侯食采於楊賜姓楊氏至于晋大夫
叔向又食采於楊其地則平陽楊氏縣是也叔向生伯石

號楊石其後叔向子孫隱於華山仙谷遂居華陰有子楊章爲韓襄王將守脩武因居於河内章子款苞爲秦上卿款苞子碩碩字太初從沛公征伐爲太史碩子喜喜字幼羅高祖時有大功勲封赤泉嚴侯喜子敷敷字伯宗爲赤泉定侯敷子胤胤字母害爲太子師傅胤子敞敞字君平爲安平敬侯敞子忠忠字信仲爲安平頃侯忠子譚譚字直之爲屬國安平侯譚子寶寶字稚淵學歐陽尚書哀平時隱居教授居攝二年與兩龔俱徵遂隱不出仕不知所處光武高其節義以公車特徵稱以老病不至寶子震震字伯起自少好學受業歐陽尚書於太常伯郁明經博識

無不潛究篤行敬廉勤儉恭恕冠于四海號稱關西夫子
拜太尉震子秉秉字叔節少傳箕裘兼明京氏易博通詩
書常隱居教授後徵拜太尉秉子賜賜字伯獻素傳家學
諄篤博覽抱道潛名隱約教授門徒後徵拜司空沒後賜
謚文烈賜子彪彪字文先不墜家學常退隱居尋徵安車
以拜太尉彪子修修字德祖聰明俊才爲公卿修孫準爲
公卿準曾孫佺期爲侍中佺期後孫善才大德初爲金紫
光祿大夫侍中尙書善才子幹幹字汝秀拜侍中尙書幹
子仁保仁保字義顯爲侍中尙書仁保生公公天性仁恕
純粹自幼以淸白爲度而素抱大志不在溫飽以濟世安

民爲已任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是矣卓登魁科不喜紛華而抱負經綸有濟斯民之志矣官至三重大臣輔國金紫光祿大夫都僉議政丞而因大體不拘小節位居鼎鼐地無樓臺居家有四知之遺風進朝有一治之宏規退休江湖則憂其君進處廟堂則憂其民論道經邦燮理陰陽輔弼之誠經濟之謀不下於稷卨伊呂之佐天子嘉之以元良股肱稱之以霖雨舟楫托之其天褒之重如是而爲相十年中國之民無不被其澤德流中華名振外國于時天子賜以淸白二字公對曰臣之淸白非但得之於心是乃傳家之風而謹守勿失則臣之後世遺以淸白無累子

孫是所願也矧此君賜豈敢違乎臣之尤爲銘感於心而
服膺者也其於公退之暇或有宗族故舊勸營財產者公
整襟危坐曰人臣之道當廣濟生靈安事一室遺之以安
則子孫久守家訓而可以爲後世法程何爲無遺聞者悅
服其傳家之法爲一國之矜式勤於職事黼黻皇猷贊襄
治道施于中國洽于藩邦庶幾周召之治矣爲國柱石而
天下晏如一世之兆民躋之於春臺之上三代之遺風復
回於中華之治親君子遠小人崇儒術尙禮樂簡拔賢才
致之廊廟憂國之誠眷眷於方寸之內澤民之道孜孜於
範圍之間民到于今受賜多矣其於臨大節處大事則當

時大臣莫能及之天子視之股肱耳目化流四海民有頌
位登三台主不疑其輔理之道如是矣公素養性善無一
毫私欲於襟懷之間讀書必以語孟爲本旨以伊訓說命
爲大經而凡於性理無不潛究嘗曰爲治之道當以元凱
爲法安民之道當以臯夔爲則可矣以經世濟民爲先務
舉斯措彼燦然備具竟以致治于中國中國之人薰其德
而善良者多矣其清儉節行存養心法聞于一世冠于四
海學者號稱巖谷先生帝謂公曰公之淸白節儉自先世
以來遺之子孫而卿世襲其風爲世所稱重朕甚嘉之欲
使卿爲伊周之任托六尺之孤以朕之子孫取效淸儉節

禮焉卽拜公首侍中爲公主之付公主敬重亦不怠而尊
之及其公主之長也公主下嫁於高麗釐降于東國帝謂
公曰高麗前有功於　太祖許帝室通婚今公主歸東卿
旣爲付托之任卿與公主偕歸輔理東國毋負朕意公受
命東來則王荷帝之重眷喜公之來謂公曰天朝貴臣已
托於我德澤不輕何幸天錫仁賢使我國人矜式敢不敬
乎爰立作相置諸左右而圖治焉公按察國中之弊多常
歎曰海東一隅褊小之國有此許多之責饍則不久自盡
必矣國君將何以保其蒼生蒼生亦何以事其國君乎念
玆在玆　皇明洪武末回還天朝天子親問東藩之弊公

對曰臣竊觀朝鮮之事勢延袤不過數千里列邑亦不滿百六也而其間人物之數鮮少選其五千之童女以貢萬里之外年年選入民間騷騷昔新羅眞平王辛卯遣使如唐獻二美人魏徵以爲不宜受太宗喜曰彼林邑獻鸚䳇而猶言苦寒思歸況二女遠別父母哉付中使歸之惟彼一雙之姬尙可不受今此五千之女矧敢多乎以其有限之女俾當無限之貢則人有盡而國之難保者一也且海東馬少於天下而不接冀北駿馬本不常有而非其土性難育於國家矣今夫歲貢其馬之三萬匹則物有盡而國之貢無已此其東藩之所不能支者二也又觀禹貢之總

名則玄纁纖組纍絲織文皆是厥土之貢而緹岑亦在十二洲之外別無錦繡華麗之物而特以三萬同之綾絹爲厥篚之貢非但中國財力之虛耗羣黎之愁惱益甚褊邦之痼弊者三也麻枲纖縞皆是青徐之貢至於東土則不是宜土而雖或耕種不合於玄紞之服又非所產之物也旣無納錫之命而歲歲常貢其六萬匹之苧布第無國中之貯皆賦於四境之民生靈安得不困乎徭役之煩重者四也陛下誠推厚往薄來之心蠲此四大之貢則臣往東邦庶可以輔國矣不然則東藩褊小之國不可以久支十年臣之居於外國者惟其爲輔理君臣之道也弊痼如此

而不除則臣居相位徒費虛祿而已何益之有乎天子卽
聞此言深歎曰東國貢弊之難堪今始覺之矣卿之爲國
之誠保民之心自少稔知矣復何有可否之端乎於是始
爲父母之國而特蠲各膳四貢之大者詔使公修削貢籍
公黙檢簿書永削東國貢獻童女五千人駿馬三萬匹綾
絹三萬同白苧布六萬匹而還來東國始得太平國有餘
力民有餘財風俗淳厚禮法備盛宛若熙皡之世而頌聲
作王嘉其丕績始爲萬世之功麗羅之許多功臣不敢比
肩而反在其下功蓋于世德垂于民於是定元功賞爵邑
封璧上三韓昌國功臣淸白吏上黨伯賜貫淸州以淸州

海州松禾爲食邑以爲匹休幷美於國家矣其治國規模一依中華之制度禮樂文物復移三代之盛治宛有箕子之風而尤有光於東土矣蓋朝鮮分道八域至于海表而莫不被其澤三韓遺民同歸於太平之化寅亮天地輔相燮調宰相之事業遂爲開國之第一焉公入相中朝惠澤旁流於天下出相東藩功烈永賴於萬世輔國安民之道孰如斯耶位居崇品寵遇無倫公之嘉言善行輝煥當世而太史秉筆者大書特書作傳表出垂於竹帛銘于彛鼎昭昭傳世矣公晩年致仕退休于松禾縣墨山之下其進退也得處中央而不失其正朝家遣使賜以几杖禮遇老

相若有國家大事則必以星軺往問于墨山之下其剖决如流以副國家之望朝家歎曰眞天下之注意也公自少至老名齊北斗而措國勢於泰山之安使吾東竟除四大貢之弊於中國而功德垂於萬世之下洽于左海之民烈烈其光焉朝家每以遣使徵之則公辭以病不能造朝朝家悶其老而不至歎其久而不見使畵工畵看其居如魏野之故事繪像便殿如唐介之故蹟掛之朝堂壁上時日相對如見儀容焉其居家之行則修諸身者整其衣冠齊其顔色攝儀厲行恭默端坐其閑居也昧爽而興拜謁家廟退坐一室焚香閉閤究覽墳典留神於聖賢之域屛跡

於羣少之輩雖鄉黨隣里之人不敢私謁於其門几案之間則不置莊老之書常誦大小之學以爲求心之要出入則不喜華靡只以一馬二僮行李蕭然道路觀者不知宰相之來矣其威儀容止之則則自幼至老雖祈寒盛暑未嘗有違也奉先極其孝撫下極其慈閨庭之間內外嚴和恩義之篤怡怡也其祭祀也事無纖巨必誠必敬小不如意則終日不樂己祭無違禮則油然而喜死喪閒哀慽備至飲食器用各稱其情賓客往來無不延遇稱家有無常盡其款於親故雖踈遠必致其愛於鄉里雖微賤必待其恭吉凶慶弔禮無所遺賙卹問遺恩無所闕其自奉則衣

取蔽體食取充腹居止足以障風雨人不能堪而處之裕如也其立於朝也鞠躬屏氣開陳善端以導其君而與同列君子論政事得失以補其袞職之闕憂釐季佛法之罙亂懼三代儒道之不明以明天理定人倫爲務而前後奏疏不可盡書有謂年月不可盡錄先生之事業實關世道之隆替而未得斥其異端崇其儒術有志未就退居墨山之下怡然自樂有若晉公之宅乾岡有似溫公之卧洛園其經綸規畫正大宏偉其豐功偉烈昭晰呈露愈久愈新若夫可仕可止從心所欲者蓋先生之素履也有子六人名脩行儉皆至大官而家庭之訓如石奮之門頤養之道

如疏廣之居晩年淸福中節以爲後人之楷式焉至于洪
武甲戌七月患候沉重諸子少不離側但無一言家事戒
以輔理國事越七日怡然而逝享年九十有二訃音至于
九重朝家歎曰天何奪我賢相爲之流涕卽命膳夫三日
進素饌以禮葬于白川郡南鶴巖山下院洞癸坐原賜謚
忠憲又賜所畵生綃遺像于松禾縣杖屨之所使本土章
甫建祠奉安一依白鹿洞規設俎豆之禮於春秋兩丁虔
誠行祀遺像凜然瞻者肅敬焉配淸州韓氏同正文吉之
女生六男一女長曰成桂官至右相封西原伯孫曰伯淵
官至贊成以都指揮使滅拔都賊於雲峰引月驛竪勝戟

碑歿後賜諡忠簡第一子曰天柱官至左相孫曰益貴官至右尹第三子曰萬春官至判書孫曰貞𩸀官至判書第四子曰之壽官至匡靖贊成以清白吏封西平君孫曰典立官至判書第二孫曰天震以奏請使入中朝留仕數紀永刱東國些少貢獻玉籍畢修以還朝家褒其清白勲勞封安岳君爲食采邑歿後賜諡景安第五子曰根封密陽君孫曰文官至嘉善第六子曰浦官至右相封唐岳君孫曰東茂官至吏曹判書滅珍島賊女適判書朴之長公之清白勲勞事蹟著於國史炳若日星萬古不朽一國之慕百世愈新

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領議政黃 謹述

忠肅公松隱朴公墓表

淸道郡西面素古野艮坐原有合封而墓者前朝忠臣禮部侍郞兼中書令松隱朴公諱天翊及貞夫人星山裵氏賢輔女之藏也公系出新羅始祖王赫居世祖前朝平章事我 當宁朝追贈領敦寧 謚良孝公諱幹父前朝版圖判書銀山府院君 謚文憲公我 當宁朝追贈領相諱永均嗚呼人固有不系世類者而源潔流淸亦正理也夫以忠肅公之貞忠卓節爲之子世德之懿可以理推而文憲公之爲賢父也無疑公生于壬申卒于戊寅文章道

德豈非我東方名賢也哉公有子四孝又有四婦之孝闡
揚旌閭之恩濟濟多士賞歎不已公永歸之日呼彼四子
曰先天後天父子異時吾歸王魂汝在李世旣爲人臣忠
則竭力其爲淸淨之節何莫非理學正教耶惟我 太祖
乙亥初徵工判不赴再徵刑判不赴三徵禮判不赴四徵
吏判不赴五徵左台不赴而脫冠於不朝峴登彼鶴巢山
採其薇兮不食李粟豈非西山之翁又豈非罕國忠亮者
乎公之子四兄弟將伐石而表之焉搢紳先生之過是墓
者孰不有感歎忠節者哉建文二年白龍孟夏上澣長水
黃 撰

實記

公自幼時聰明頴悟絶類離羣稍長嗜學夜以繼日經史百家之書無不通曉尤好小學家禮性理等書手不釋卷訓子弟亦以此諄諄焉

識度深遠姿儀雄俊望之如泰山黃河中朝使者嘗見公不覺致敬盡禮性至孝日必具冠服定省躬具甘旨忠養兼至凡父母所欲爲不至不義則不敢違忤焉或勸應舉公曰詞章非君子盛事不應父母强之癸亥中司馬試乙丑中進士試已巳登第我 太祖擇經明行修之士首以公爲 世子右正字世居兎山龍巖華使嘗過此見而奇

之日中原亦無此異必生大賢人云公之六世孫長溪府院君廷彧有詩時
佛法遍於國中士大夫皆崇信之喪制廢壞至有七日負
百日齋而公獨排斥甚嚴扶正道冠婚喪祭一遵朱文公
家禮臨終遺書示子孫戒以必守家法後居漢陽石井洞
以仲子少尹諱保身居在尙州西面中牟縣之川下里故
常往來焉後孫因奉安畵像于影堂春秋祭之
黃翼成公度量寬洪有大臣之體居相位三十年享年九
十論決國事務從寬大平居淡如雖兒孫童僕羅列左右
啼呼戲噱畧不呵禁或有挽胡批頰者亦從其所爲嘗引
僚佐議事方濡筆書牘有童奴溺其上公無怒色但以手

拭之而已其德量如此此嘗謫居南原七年閉門端坐不接賓客執韻書一帙凝神注目而已後雖年高於字書音義偏旁點畫百不一失徐四佳居正筆苑記

獻陵廢世子讓寧時引入大臣以其事語之翼成黃公時爲判書堅執不可坐謫于外六年栁廷顯獨贊其議 英廟世宗立首入爲相 獻陵一日召公至公戴桶高頂笠子穿碧色鹿布團領帶藍條見諸承政院公方自田野而至形貌厖然而已人未甚奇之 獻陵曰黃喜前日謫誤耳此人終不可棄爲國不可無此人即拜禮曹判書時年荒出爲江原道觀察使公内寛洪無圭角遇上下一以禮其

議國事善守前規不善改易曹適庵伸謏聞瑣錄○按行狀貶交河仍移南原壬寅召還上下凡五年而筆苑記云南原七年瑣錄云六年恐聞見之誤也

黃翼成公寬洪大度不拘細事年高位重愈自謙抑年九十嘗坐一室終日無言互閉一眼看書而已室外霜桃爛熟隣兒爭來摘之公緩聲謂曰勿盡摘吾亦欲嘗之少焉出視之一樹之實盡矣每晨夕餽飯羣兒來集公除與之叫噪爭食公笑之而已人皆服其量爲相二十年朝廷倚以爲重論開國以後相業者皆以公爲首

朴三宰錫命少時與 恭定王同衾而寢錫命夢見黃龍在其旁顧視則 上也由是友益篤及 上即位錫命寵

幸隆極十年爲知申事陞知議政府事兼判六曹事近代人臣無比爲承旨時　上曰誰人代君喉舌朴公曰朝臣無可者惟承樞府都事黃某眞可人也　上遂用之未幾代朴公爲承旨終爲名相世稱朴公知人成俔慵齋叢話

公當　世宗朝爲首相幾三十年喜怒未嘗一見於言而調僮僕有恩未嘗加以箠楚嘗曰奴僕亦天民豈可虐使之也至爲書以遺子孫嘗獨步園中隣有狂童投石有梨方熟零落滿地公呼侍僮狂童謂呼僮必拿吾輩去也皆走匿暗中潛聽之侍僮至則曰將柳器來器來則曰拾梨以與隣童竟亦無一言李文康公石亨壯元及第卽拜正

言投刺於公公出綱目通鑑一帙命文康書題目俄而有惡婢持小饌倚公坐俯視文康仍謂公曰將進酒公徐曰姑安之婢更倚立良久厲聲曰何遲遲也公笑曰進之旣進之則有小童數輩皆繿縷跣足或挽公鬚或踏公衣盡攫其饌而食之且毆公公曰痛矣痛矣小童皆奴婢之子也

翼成公飯時兒輩羣擾至挽公鬚索飯而不禁云以此觀之則居家似一於寬柔然待子弟甚嚴罕言笑一朝胡安兄弟同在別閤雨雪驟下咫尺不通兩相謀入內舍度不得便利胡安謂烈成曰汝負兄可矣烈成方負且行翼成

見之曰當此之時弟若投兄於地則其殆矣烈成便投胡安於雪中衣巾盡汙翼成怡然開笑兩相悅曰今日得大人一笑爲幸大矣 李青坡陸劇談○出李淸江侯鯖瑣語

世宗常坐勤政殿與大臣勵政圖治黃喜公退不得解衣恐有不時 召對也 趙靜庵光祖經筵說

世宗朝造佛堂大臣諫之而不聽集賢殿學士亦極諫而不聽學士皆退歸其家集賢殿爲之一空 世宗墮淚召黃喜謂曰集賢諸生皆棄我而去將若之何黃喜曰臣請往諭遂遍往諸學士家請以來如此然後士氣可以培養矣若非 世宗爲君黃喜爲臣則君必以棄去發怒焉爲

相者亦不必屈身遍請而反以此爲辱矣非特此也太學儒生路逢黃某面詰之曰汝爲相不能格君之非反爲說客耶公不以爲怒乃以爲喜大臣之道當如是也故 世宗之治至今稱之 成宗好善愛士亦至矣 天使董越來我 國將還也謂許琮曰爾國有君而無臣 成宗大過人矣而其時大臣無如黃喜許稠之輔導者故不能回古昔帝王之治大抵國事須大人爲之也

又曰人臣之用心於國事者不暇營私理固然也若 世宗朝黃喜許稠柳觀是也 柳眉巖希春國朝儒先錄

當佛法肆行之日獨能超然於流俗之中守正不撓者黃

翼成一人而已（南秋江孝溫說）

李陰崖有跋尙友堂詩曰 國朝名臣在 英陵曰黃曰許在 宣陵曰許公琮字宗卿號尙友堂云

又曰黃翼成眞王佐之才也議論不可輕到（任輔臣丙辰丁巳錄）

黃翼成公少時剛銳太露論議峭厲嘗爲暗行御史按巡道傍見一老農幷駕而耕西路之俗以兩牛幷耕一耒公欲問守令賢否而無接談之由乃御馬道坐問諸田老曰爾兩牛孰能孰否田老釋耒而前附耳而語曰左者優公笑曰癡漢這是細語事耶田老曰彼雖畜物烏可對面言其長短乎公曰蠢蠢之牛聽爾之言耶田老曰客誤矣彼

雖無知待物不可如是太薄況物各有知覺驅之則行止之則止左之則左右之則右安知彼牛之不知人之言乎公惕然自省趄而致敬曰待物尙如此而況於人乎微子之言吾未免爲輕薄矣吾將服子之言以藥吾病由是口不言人過世稱黃公大度得之暗行時云（柳於于夢寅野談）

黃翼成爲相金宗瑞爲戶判一日三公六卿會議闕中日晏宗瑞爲設小饌而進公問備出何處下吏對以戶判處日晏諸位虛腸暫使公備耳公怒曰國家設禮賓寺於政府傍者爲三公也若虛腸則當令禮賓備來何以私自公辦耶因却之招宗瑞立之階上詰其法外私饋辭氣極嚴

宗瑞汗出喘息良久遣去金相克成嘗以此事啓於 經
筵曰大臣當如是可以鎭壓朝廷也
又曰黃翼成爲左相丁母憂不出其代過數月 特命起
復時 世子將朝京欲以公隨行公上箋屢度懇辭不許
及 天朝勑世子不必入覲公復辭曰 世子旣不朝覲
且國家無事請終三年 英廟以大臣起復 祖宗成憲
不允仍 傳曰古者六十雖在衰麻猶許食肉今黃喜
旣以起復年踰六十豈可素食而行之乎予欲親勸開素
而適氣不平政院傳 旨勸肉知中事鄭欽之傳 旨勸
肉公頓首曰臣時無疾病豈敢食肉請善 啓欽之對以

不敢公於是稽首哭泣開素 李廷馨東閣雜記

世宗十四年冬十月野人四百餘騎突入閭閻剽掠人民

上召領議政黃喜左議政孟思誠右議政權軫吏曹判

書許稠戶曹判書安純 敎曰彼民戶流離失業予甚慮

焉其議護恤之策某等以爲宜蠲負租三年其無父母小

兒官給衣糧付族人保養若無族人令隣里有恒產者收

恤之 上從之 上命崔海山先往造浮橋於鴨綠江黃

喜權軫河敬復兵曹判書崔士康等曰解氷彼必皆事耕

種宜令海山先到其處權稱巡審城柵潛辦諸事待其不

意合水陸之軍同力造之何必更差他人 上從之謂羣

臣曰古之人君當大事必詢衆謀卿等各陳方畧黃喜安純許稠曰姑待氷合潛師渡江掩其不意農月興師造橋渡軍使賊先知伏兵突出勝敗難知且有雨水進退俱難上曰已悉卿等之意初　上遣朴好問于李滿住沈吒納奴林哈剌處審察入寇情僞及種類多少山川險夷道里遐邇至是來復命　上引見密問野人聲息好問歷陳道路迂直山川險夷部落多少且言前到野人部落觀其形勢皆棄家登山今欲誘之安業掩其不意而擊之且大軍涉江時江流甚駛不可爲浮橋　上得好問之啓尤决意討之召政府六曹及三軍都鎭撫以好問之言議之黃某

曰所獲不償所失勞而無功貽笑彼賊乞依前之獻策令
都節制使責還被虜人口牛馬家財如其不從宣言致討
使之知懼不得安土耕耘而遠遁則名正言順直在我矣
如不得已必待氷合　上曰當用四月草長之時不可違
也黃某曰浮橋事不知水勢悍急船橋便否而遙度實難
令將士或船或橋從宜造之　上又曰古人用兵皆有反
間以觀其勢予欲密遣人備知彼人情狀然後討之黃某
曰古之用反間也中國之人衣食無異語音相通雖混處
莫之知也本國之與野人語言服食絕不相類且人物不
夥似難混跡若果見獲祇益爲害矣　上又召黃喜孟思

誠謂曰予自臨御以來每致意於修文兵革之事未嘗及
也今豈好大喜功敵加於己不得不舉而幸至大捷何以
保安此功無有後患乎皆曰矜大之心古人所戒　殿下
不以大勝爲喜臣等深賀堅城柵備粮餉慮不虞存敬畏
可無後患矣　上議于黃喜權軫等曰昔在己亥征對馬
島都統使柳廷顯回來命代言往迎都體察使李從茂回
來予從　上王幸樂天亭迎慰蓋從茂親征對馬島異於
廷顯例也今婆猪之役比對馬島其功倍矣潤德順蒙等
凱還之日何以處之昔李晟討朱泚收復京城德宗拜晟
司徒賜永寧里第特賜宴令太常備樂京兆供饌具鼓吹

以爲榮觀後周世宗時遣將平鎭州其還也親出城迎慰
就第宴樂古之帝王待將帥如此今則如何黃喜等曰
上王迎慰從茂於樂天者時偶幸樂天而從茂適至耳非
欲異於廷顯也彼唐周之帝寵待將帥者在當時不如此
不足以洽人心今日之事非如收復之功只征小醜而已
時異事殊何必出迎潤德命知申事迎慰順蒙以下命集
賢殿官迎慰亦足爲一時之榮觀矣 上從之 上曰惠
山家舍兩口子之外居民不過七八戶此最先受敵之地
移其民於深處何如黃喜曰令都巡撫沈 通源訪問移入
便否又審入保之處更議以定 上又曰我國近因昇平

習陣疎濶欲令各道肄習黃某等曰訓兵鍊卒固善但比
來兩界多事且有築城之役姑待後年八月婆豬江野人
王半車等四人齎李滿住書乞還所掠家欲上京朝見孟
思誠權軫請從其願黃某以爲不可許 上從思誠等議
九月王半車等乞受許和 教旨而還 上議於政府六
曹承文院提調曰 下教旨無前例禮曹若兵曹議政府
承教移牒何如黃某等曰今來二人之言未知出於酋長
雖有司承政之文似乎苟且不可私通文書若誠心歸順
則只說待之如舊之意金益精等曰今來之言雖不可信
旣受李滿住公文來言和親之意禮曹奉 王旨移牒備

陳不睦之由廉述和解之意何如　上曰更議歸一以啓
黃某等曰通書斷不可爲也乞以子弟來質又欲朝見則
義不可遏孟思誠等曰今來二人心誠求通書則不可遏
具錄請書之意　上曰汝等自搆釁端不得已往討如其
改心納款則必當待之如舊以此禮曹承　教移牒無害
於義自今其來朝者與子弟入侍者幷皆許之合乎時宜
上姑從思誠之議冬十月兀狄哈攻斡木河殺管禿父子
及管下人惟凡察亐伊等免見國人乞哀曰勢難居此願
徙慶源　上召羣臣議曰斡木河本是我國境內倘凡察
等移居他處又有强敵來居非但失地又生一强敵也寻

欲乘其虛移寧北鎭於幹木河慶源於蘇多老以復舊疆何如黃某曰强寇來居更生一敵之語 聖慮至遠臣等亦謂可乘虛置鎭然置兩鎭則一鎭之內移戶當不下一千事體艱大未易輕議待禹孝剛之還審問形勢然後更議 上欲得野人之有因於忽剌溫婆豬江者啗之以厚利私自往來密知其情議于政府黃某曰如得近境野人之背其同類而輸誠本國者則可矣彼人之情反覆難信若先通本國情狀於彼而反以誕妄之說告於本國則是無益而有損也此下缺○李爛類編西征錄

鄭文成未第時華聞大播獨步一時厖村相公聞其名至

成均館閱公所作擊節歎賞曰文章極盡其妙但未知經學何如也召問論語殷有三仁章公隨問隨答曲暢旁通又請論經書彌日乃罷厖村歸語諸相曰吾於成均館得一佳士英明卓越但恐夭耳蓋深惜其爲人也鄭文成麟趾行狀私淑齋姜希孟所撰

補錄

公平居過於寬弘夫人嘗言曰處家如是安能任相職乎公微哂而已一日早赴闕侵晨具冠服公冠服則雖在家必坐交椅夫人具小饌進諸公前望見風儀肅然不覺失措公笑曰今日始知爲宰相耶

公居相府二十餘年務持大體舍人每朝問安六曹判書只稟公事而已門無車馬巋然獨坐以公事至則雖高官必坐交椅而見一日吏判(失其姓名)稟政事後俯伏請曰小人於某日有婚事如得台監枉屈不勝感幸公默然而已旣退臺官論其敢請首相之罪竟坐重科云

公居家少威及坐都堂左右莫敢仰視時金宗瑞創設六鎭召拜兵判寵遇隆極氣岸凌傲傍若無人一日公會乘醉倚坐公命小吏曰兵判之坐不正取物補其床足金驚惶不覺悚然語人曰吾設六鎭時夜半賊矢着案色不動不圖今日汗出沾背云

公當國之日金宗瑞累爲兵戸判書每有一事錯失則翼成窘折呵責或笞奴或因騶從同列皆以爲過而宗瑞亦甚困焉一日孟相思誠問曰金某一代名卿何捃摭之甚耶翼成曰此乃玉成宗瑞也宗瑞性亢氣銳作事果敢他日居吾等之位不自愼重則債事必矣摧折警勵俾其飾志持重庶不臨事輕發吾之志也非敢相厄孟相乃服後翼成乞退宗瑞代之

公嘗詣太學集多士試藝金丁靖公國光最少年公覽其作知其爲大器甚奇之時典籤早逝有一女未嫁公歸語典籤妻曰吾今日得一佳士可即具粧迎婿答曰欲見其

人然後乃從公邀致丁靖丁靖早孤貧寒久寓舘下身被繿縷足着芒鞋形貌又甚不奇典籤妻不肯許公曰此人當大成不可失遂定日爲壻甚愛重之甞呼曰相國卽果位至左議政

公天性儉素居相位數十年蕭然如布衣甞寢臥於藁席俗所謂網席上曰此坐正宜爬癢公家亂胡安公搆新屋設落成滿朝皆會公當晩入坐顧眄堂宇俄而起去蓋惡其家之過制也一坐皆無聊罷歸胡安惶恐卽爲改搆其家法之嚴類如此

公之子守身有所眄妓鍾情特深公甞責之切守身唯唯

而退猶不悛一日守身自外至公整冠服出迎於門外守身惶恐伏地問其故公曰吾以子待爾而爾不聽是不父我故以賓禮相接耳守身叩頭請死厥後絕不與妓相問嘗扶醉橫截過妓家宿焉夜半酒微醒開目視之見燭下有女在側察之則昔所眄妓也驚問曰爾何以來此對曰舍吾家安之諦視之乃妓家也於是大怒詰其僕欲殺之僕曰來時馬首指此家意大人回轡也葢昔日來往妓家時妓喂之甚勤焉馬首之回馬也非人也守身遂悟命取劒斬其馬頭

公爲首相時有議事與下僚數十人會食于政廳公先受

床開食器蓋于除飯之際有青虫大如指見於匙上而隱藏於除飯之中無一言晏然啜之諸位知其由心甚未潔而首相如是故未能雜言而盡喫之是不過下人無心之事而被重罪者非一二故以爲悶憐之致耳人皆稱其德量李相國尙眞所傳

公入朝之際夫人楊氏有本宅往來之故臨行適得好生梨二三介隱藏於懸板而去意在大監還家入納而夫人至暮而還則大監先到坐看板上有鼠頻頻窺竄欲竊其梨圓而且大不能嚼去已而兩鼠出來一鼠則抱其梨而倒臥一鼠則嚼牽抱梨鼠入去如是盡數竊去翼成見而

不禁者欲知其將如何爲已而夫人來卽覓梨無一介問於翼成則以不知答之夫人大怒窮問守家婢兒婢兒語屈至於足杖則不過二三杖兪食云云納招翼成見其無罪而服良久嗟歎異日以其事白 上曰國內必多曖昧人死者矣 上卽日行會國中盡赦久囚罪人京鄕囹圄一時空虛云林副學泳所傳蓋國初刑一次百度公因是建白以爲太重減定三十度云

公爲叅贊時奴子十餘歲兒自黃海道捉來使喚於子弟等讀書之房所其兒居外聽之盡誦子弟等所讀書無所差誤翼成甚奇之卽爲放良厥兒及其父母亦爲放良文書使遠去曰愼勿以此事出言移居他處擇其讀書家付

托而勤學則後必成才須勿再來也居十餘年庭試五六人揀選之榜黃海道一人參榜公時在台位諸及第人連續投刺於公後來一人家遠處下馬步行入門有俯伏之狀公大言曰新恩人何如是不思也使人携手上坐則其人詳告其兒時名公促聲禁止使不得出口依例待接潛語曰汝之事人若知之則或恐仕路多梗難冀淸望愼之其人惶感而退後至大爵位望甚重其姓則吳云

公未顯時有一日者曰公位不過貳相壽不過七十公六十四載入閣壽至九十其日者曰僕之卜人多矣百無一差獨於相公有異相公必有陰德公曰余未全未日者反

復思之一如前云不差今乃如此相公之有陰德必矣幸
爲我母隱公曰絶無此事第少時步過市門有一物墮於
街上取而拆視則乃金盞也奇形異狀決非人間物卽掛
書國都西門曰某日某時失某物者來某家果有一人來
言吾有所失卽與之其人拜謝曰此乃御供所用之物
也宮中只有此盃一雙他器莫如也朝夕御供遞用其
一適仍内侍偸出借用於迎婿之時今方還獻而失於路
若爲他人所獲豈有還給之理乎初犯難赦之罪萬死猶
甘而今若失之當坐死者三十餘人公之德蔭豈活一人
而止哉翌朝以重寶來償拒而不受又明日以駿馬來獻

又不受之保無他事日者驚歎曰此非陰德而何相公之
至台位必由此也相公必將享遐壽矣日者仍往訪失金
盃人其人已死其子能說其事曰吾父生時每於日出之
時必拜祝曰黃某官至領議政年享九十終始不怠至於
死日而止云

鄭麟趾等修 世宗朝實錄見李好問所記黃某事謂曰
其云貪汙等事前所未聞許詡許公稠子也曰吾先人每稱慕
黃相尊敬不已爲人度量廣大喜怒不形爲首相幾三十
年固無貪汙之名安有財賂鉅萬之理乎其通親屬之遺
問則或有之矣李好問乃寺之親屬也爲人躁妄不端其言

丁父憂也 太宗以承樞府掌軍務且 國家多故權從
武臣百日起復之制除大護軍廉承樞府經歷陞右司諫
大夫未幾擢左副代言遂代錫命知申事眷待無比專摠
機務雖一二日不見必 召賜見嘗曰此事予與卿獨知
之若泄非卿即予勲舊大臣不悅或有言其奸者時閔無
咎無疾等權勢大熾謀害宗支喜與李叔蕃李膺等承密
旨圖之 太宗嘗謂曰若不慎密噬臍無及諸閔竟敗
己丑秋擢嘉靖叅知議政府事冬又擢刑曹判書明年三
月知議政府事遷大司憲又明年遷兵曹判書移禮曹得
疾甚劇 太宗命内醫治疾問候者日至三四病愈 太

宗謂內醫等曰此人忠直眞宰相也汝輩能療治于甚喜
焉厚賞之尋以事罷乙未拜吏曹判書歷議政府參贊戶
曹判書復拜吏曹判書丙申　世子禔失德　太宗召喜
及李原言　世子無禮狀喜以爲國儲不可輕動乃曰
世子年少致然非大過也　太宗以喜嘗主議除諸閔欲
附　世子解怨閔氏爲後日地大怒除工曹判書明年出
爲平安道都巡問使戊戌以判漢城府事　召還　世子
廢廢喜爲庶人貶于交河許母子同居大臣臺諫請罪不
已　太宗遣喜甥吳致善于貶所曰卿雖非功臣于待以
功臣一二日不見則必　召見之不欲一日離左右今大

臣臺諫請卿罷以爲不可居兩京間移置卿鄉貫南原卿
其與母任便俱往又 命憲府勿押行致善復 命 太
宗問喜何言致善啓喜言皮骨則父母生之衣食服從皆
上恩臣敢背德實無他心遂涕泣罔知所爲 太宗曰
業已行之無及也喜至南原杜門謝客雖同年親故罕得
見其面 太宗知其非實壬寅二月 召還京師 謁
太宗謝恩 世宗侍側 太宗曰予在豐壤每言卿事於
主上今日乃卿來京之日也 命厚饋之還給科田告
身囑 世宗用之十月拜議政府參贊轉禮曹判書江原
道飢觀察使李明德救荒失策以某代之喜盡心賑恤

世宗嘉之進拜崇政判右軍都摠制府事仍爲觀察使明
年六月徵拜議政府贊成兼大司憲遷吏曹判書遂拜議
政府右議政兼判兵曹事 世宗一日 召喜議事謂喜
曰卿之在貶也 太宗嘗謂予曰黃喜卽漢之史丹有何
罪爲陞左議政 世子師喜之巡問平安也行臺李長孫
抗禮辱喜與喜互上章論覈 太宗兩和之及喜執政長
孫以通津守當代喜曰此人居官有聲薦爲獻納又遷爲
舍人喜丁母憂不作佛事一從家禮適 上以 世子將
朝京起喜爲輔行再三辭不 允憲府以事論劾又辭不
允冬爲平安道都體察使定藥山山城基喜以藥山在

衢要置寧邊大都護府爲都節制使本營患下血難治
世宗遣內醫賷布進遼東問于名醫庚戌十二月以太石
鈞之事罷辛亥九月起拜領議政府事壬子以年滿七十
上箋乞退不允　賜几杖又以冬暖無氷燮理無狀辭
不允戊午冬又以雷變辭不允辛酉　世宗以喜老
命只朝朔望喜乞罷不允癸亥冬又乞骸不允乙
丑又命大事外常行庶務勿以相煩己巳以本職致仕
命給二品料以終其身國有大事則就而問之壬申二
月初八日以微恙卒年九十輟朝三日官庀葬事朝野莫
不驚歎相弔吏胥及諸司流隸皆設奠以祭前古所無也

嘗作遺書示子孫曰吾死之後喪葬之禮一依家禮若本土難行之事不必强從力分所及稱家有無而已虛文之事一切勿行家禮飲食一節恐致疾病不待尊長之命勉强食粥依己行家法不作佛事在殯七日澆奠家禮所無佞佛者用智自私不可行也喜寬厚沉重有宰相識度豐姿魁偉聰明絶人治家儉素喜怒不形論事正大務存大體不喜煩更　世宗中年以後多立新制喜以爲　祖宗舊制不可更變獨駁議雖不能盡從多所止遏有古大臣風議獄以寬爲主嘗謂人曰寧失於經不可枉刑雖老手不釋卷常互閉一眼以養目力雖細字亦讀之不憚爲相

二十四年中外仰望皆曰賢宰相也老而氣力剛健紅顔
白髮望之如神仙世比之宋文潞公云卒之五日 上命
配享 世宗廟庭謚曰翼成子致身判中樞府事保身宗
親府典籤守身領議政南原府院君女壻喬桐縣監徐達
江華府事奇質

墓誌

景泰三年壬申二月初八日領議政府事長水黃公以疾
卒于別第正寢享年九十是年月日有司具儀衛葬于原
平府甘物域之村與夫人楊氏同墳異室艮坐坤向公之
志也公古諱壽老後改喜字懼夫自號厖村公生而聰敏

絕倫所見輒記識者己知其爲偉器洪武丙辰始以蔭除
福安宮錄事性嗜學夜以繼日於經史百家之書無不通
曉或勸應舉公曰詞章非君子盛事不應父母强之癸亥
中司馬試乙丑中進士試己巳中第我　太祖擇經明行
修之士以公兼　世子右正字累遷爲右補闕抗直敢言
章疏忤　旨罷俄起佐京畿監司歷正郎刑禮吏兵四曹
至兵曹議郎兼直集賢殿都評議司都事經歷所至以能
聞壬午春丁父憂是年冬適國家有事承樞府職掌軍機
上難其人起復公爲大護軍兼承樞府經歷公固辭不
獲心喪終制甲申特拜右司諫大夫尋陞左副代言乙酉

超拜知申事出納啓沃人稱盡職　宸眷益隆己丑叅知議政府事大司憲（司憲府徐居正云近有臺長有志者得黃翼成公以下二十餘人云云）務持大體不察察而奸佞懾伏朝綱振肅歷拜六曹判書丁酉出按平安一道爲之澄淸（輿地勝覽本道名宦誌永樂丁酉以都巡問使兼府尹）癸卯江原道阻飢　上憂之特　命公爲監司悉心賑救荒政得宜民無捐瘠　上嘉之陞崇政大夫判右軍府事仍監司公嘗憩蔚珍臨海之岡旣去民愛慕之就築臺名之曰召公臺至今稱之以議政左贊成兼大司憲　召還丙午拜吏曹判書時號得人遂幷右議政丁未陞左議政是年七月丁母憂九月　上命起復牢辭至四五　上三

賜手教勉之辭旨懇重不可避乃就職尋爲領議政以老
乞退書上　上皆不　允辭益懇歲巳巳始得致仕特
命給二品俸終身朝野莫不惜公之退然國有大事　上
必使近侍就問而決焉公天姿雄偉稟性寛仁深沉有大
度寡於言笑喜怒不形於色奉親至孝遇下至誠敎子弟
必因小學家禮性理等書諄諄誨之手不釋卷老而益篤
扶植正道排斥異端族有孤寡或貧乏不能自存者必具
粧婚嫁傾財調救使不得失時而後已居家淸儉以禮自
守事皆可法不事產業身爲首相而蕭然如一布衣在政
府二十四年務遵祖宗成憲不喜紛更處事循理規模遠

超拜知中事出納啓沃人稱盡職 上眷益隆己丑叅知
議政府事大司憲司憲府徐居正云近有臺長有志者得黃翼成公以下二十餘人云云務
持大體不察察而奸佞慴伏朝綱振肅歷拜六曹判書丁
酉出按平安一道爲之澄淸輿地勝覽本道名宦誌永樂丁酉以都巡問使兼府尹
癸卯江原道阻飢 上憂之特命公爲監司悉心賑救
荒政得宜民無捐瘠 上嘉之陞崇政大夫判右軍府事
仍監司公嘗憇蔚珍臨海之岡旣去民愛慕之就築臺名
之曰召公臺至今稱之以議政左贊成兼大司憲 召還
丙午拜吏曹判書時號得人遂幷右議政丁未陞左議政
是年七月丁母憂九月 上命起復牢辭至四五 上三

賜手教勉之辭旨懇重不可避乃就職尋爲領議政以老
乞退書上　上皆不　允辭益懇歲巳巳始得致仕特
命給二品俸終身朝野莫不惜公之退然國有大事　上
必使近侍就問而決焉公天姿雄偉稟性寬仁深沉有大
度寡於言笑喜怒不形於色奉親至孝遇下至誠敎子弟
必因小學家禮性理等書諄諄誨之手不釋卷老而益篤
扶植正道排斥異端族有孤寡或貧乏不能自存者必具
粧婚嫁傾財調救使不得失時而後已居家淸儉以禮自
守事皆可法不事產業身爲首相而蕭然如一布衣在政
府二十四年務遵祖宗成憲不喜紛更處事循理規模遠

大綱舉目張事無不治從容靜鎭得大臣體自太宗至
世宗眷倚甚重事無大小以至宮闈之密苟有難斷必
召咨之片言而定旣退未嘗言所議於上者其事卒不
聞世宗每稱公識局宏深善斷大事至擬之龜蓍權衡
時或有獻議更變舊制者公必曰臣材乏變通凡於更制
不敢輕議持論平恕而及議大事面斥是非毅然不可奪
異議者愧屈人皆倚公爲重年至九十聰明不少衰朝廷
典章經史字書若燭照計數雖年紀少壯者亦不敢企及
也論者稱我朝賢相必以公爲首而勲業德量比宋之王
文正韓忠獻公云初公之疾也上命內醫治之御厨

分餐絡繹及訃聞 上震悼輟朝遣使弔祭賻贈有加上
而在朝之士下至孩童婦女莫不驚慟相弔咨嗟盈路至
于涕泣可謂有古之遺愛而終始哀榮無所欠矣嗚呼公
當國最久其事業之盛悉載國乘不可槩舉而公之孤中
樞與叅判公思將所以永示于後命叔舟誌謹按黃氏之
昭諱石富 贈吏曹參議穆諱均庇 贈議政府參贊高
麗平章事崔洪胤外孫也皆讀書未施而夭其待後歟參
贊生資憲大夫判江陵大都護府事 贈議政府左議政
諱君瑞行己謹恪諳練典故明達事理爲一時之名臣娶
監門衛護軍龍宮金祐之女以至正二十三年癸卯二月

初十日巳時生公于松京可助里先娶判司僕寺事崔安之女生一女適喬桐縣事徐達繼娶清州楊氏亦先公四年而逝工曹典書震之女高麗政丞起之曾孫也生三男長致身知中樞府事次保身虎勇衞護軍宗親府典籤又次守身兵曹參判與中樞俱有德望爲士林所推重一女適江華都護府事奇質孫男女凡六十九人簪紱塡門世共歎美積善流慶於是乎驗矣銘曰河嶽鍾精扶輿磅礴維公挺生蘊此碩德和而不流淸而不激蜚英揚休所至著績論斷可否如湍赴壑秉鈞最久有赫勲業終始一誠自家而國措世治平不動聲色維韓維王視公與匹藏銘

幽堂垂示無極

領議政高靈府院君申叔舟誌

神道碑

公諱壽老後改喜字懼夫自號厖村長水黃氏曾祖諱石富 贈吏曹參議祖諱均庇 贈議政府參贊考諱君瑞判江陵大都護府事 贈議政府領議政妣監門尉護軍龍宮金祐之女以元至正二十三年癸卯二月初十日生公公妙齡中生員進士試遂擢第累拜入薇垣爲拾遺補闕歷刑禮兵吏曹正郎至兵曹議郎右司諫左副代言叅知議政府事出按平安江原二道再長栢府三乙銓掌注

歷判六曹入政府爲參贊贊成右議政左議政領議政居
政府二十四載屢請乞骸至著詩見意 上不得已 命
一月二朝公辭益堅歲己巳 命以領議政致仕然大事
必遣近侍就問決之乃於 景泰壬申某月某日公始疾
上遣內醫視疾太官繼飡絡繹越二月初八日壬申卒于
別第正寢享年九十訃聞 上震悼輟朝弔祭賻 贈有
加 賜諡翼成壽 命配享 世宗大王廟庭是年月日
有司涓吉具儀葬于原平府甘物域之原與夫人楊氏同
墳異窆公之志也公姿儀雄俊天性寬裕加以聰明好學
至老不衰崇信斯道不惑異端事親以孝待下以誠居家

清愼族有貧窶孤寡者必爲之存濟而後已識度深遠局量宏邃望之如泰山黃河　中廟使者嘗見公不覺驚服爲盡禮貌自在下僚蔚然已有公輔之望其在臺諫也敢言不避不甚察察而事無不舉歷官中外所至有聲績我
太宗世宗注倚特重再丁憂皆特　命起復凡奇謀密議必　召公決之　世宗每稱公爲善斷大事至比蓍龜權衡公當國最久謹守祖宗法度不爲紛更或有獻策變法者悉力止之平生不念舊惡處事平恕不與物忤而及議大事面斥是非曾不少貸凡奏疏獻議公皆手草詞義俱暢一讀可見悃愊世之談我朝賢相者未嘗不以公爲

先焉公葬之日人無貴賤莫不奔走慟惜自諸司胥徒至
于奴僕皆各出布貨爭設奠極其豐侈不憚傾貲古之人
遺愛在一隅一邑者或有之矣舉一國遑遑戀慕如公者
千古所罕聞也方歛有氣覆于正寢屋上甚異事訖而散
蓋扶輿磅礴之氣在地而爲河嶽在人而爲大人君子公
之勳業德望蓋世而身享上壽其氣之往來聚散固異於
尋常者於是乎驗矣公先娶判司僕寺事崔安之女生一
女適喬桐縣事徐達繼娶貞敬夫人某邑楊氏工曹典書
震之女高麗贊成事之壽之孫政丞起之曾孫密直副使
宣天柱之外孫勤儉慈惠事舅姑盡婦道撫先室之女無

異已出以至於諸妾之子宗族臧獲人無間言夫人生三男長致身知中樞院事次保身虎勇衛護軍宗親府典籤又次守身兵曹參判一女適江華都護府使奇贇孫男女幷六十九人門閥之盛罕有其比云銘缺

領議政高靈府院君申叔舟撰　同知中樞府事安琛書幷篆　弘治十三年庚申四月日孫折衝將軍僉知中樞府事　事長立

詩卷序

右贊成南原公一日以卷授叔舟曰近閱家書得先生按平安贈別詩詩皆一時名賢所作計今四十三年觀其陳

叙時事若在當時目覩其盛如存之感有切于中謹爲粧
績爲卷君先人亦有詩君亦不可無言以竟余追慕之誠
叔舟捧讀已辭不敢則曰詩以贈率皆論叙别懷而已是
卷人惜公出莫不敷陳德美期以遠大非止叙别而已耳
翼成公之在廟堂爲國柱石身佩安危垂三十年其名德
勲業之盛蓋於是卷已可卜矣今公追感興懷豈無所自
歟叔舟聞孝莫大於繼志述事揚名顯親公今親摶日馭
登名勲籍入處廟堂佐　聖明致太平以光家業於無窮
其所以繼述顯揚斯爲極矣而公之誠孝又無所不用其
極使叔舟托名卷端繼叙先人以垂不朽夫慕其親施及

於人乃與頡封人之純孝匹休矣孝子之不匱錫類其是之謂乎至是而叔舟不知所以爲言

召公臺銘并序　　南袞

三涉治之南七十里有尨峴峴上有石蕝曰召公臺蓋昔日黃翼成公駐節之所也永樂癸卯關東飢翼成特膺簡寄來撫其民竱心賑恤民無捐瘠　上嘉之賜一品服判右軍府事公旣還朝民慕公德而不敢忘則相與就公所憩之地累石爲臺以寓甘棠之思時移歲積蔓草寒烟臺將夷爲平地矣歲乙亥今監司長原公仗節來莅翼成四代孫也凡所以發政撫民一守家法一日按部登所謂尨

峴之崗徘徊臺下且慕且悲僾然如聞其謦咳乃聚石修其隊圮而去僕聞而歎曰翼成佐　世宗致太平其遺愛一道特繕餘耳臺之成毀何與公乎然公去百年而公之德在人如一日葢今之生蔭皆公昔日劬勞全活之民之子孫也其祖先所築之臺巋然路傍而公之後裔來撫其子孫使修其舊玆豈翼成之所會料者又豈民之所敢冀者乎無非天所以厚報翼成以償其民追慕不已之誠心也是不宜無誌翼成諱某字某事業名聲俱載國乘長原名孟獻魯卿其字也銘曰

滇洲南畔悉直舊疆有臺臨路經始茫茫聞昔翼成德類

召公餽飢燠寒惠留關東臺兮峴上曰公所舍望慕涕洟
于臺之下星霜擻易公去臺存誰其嗣之公自有孫民懽
相告寔我翼成新臺偃蹇非督非程德之在人與臺俱新
鐫詞貞石以詔千春○正德丙子五世孫觀察使孟獻立
立石後六十一年丁丑爲風倒折翌歲戊寅翼成公六
代孫廷式適爲府使感慕重建仍使余筆之是萬曆六
年八月也奉憲大夫礪城君宋寅書○李石亭題召公
臺詩日始出雲端憑遠眸召公何去此臺留上天下地
茫無極始信乾坤日夜浮

禮部韻畧序　　　　金孟

恭惟我　太祖以聖文神武而開國　太宗專事文雅表
裏墳典猶且神勞棘圍　諱留成均璧圖紗籠尙新于時

領議政府事翼成字懼夫以九二見龍之才應九五飛龍之德際會風雲捷巍科典文衡餘四十年其間以學士掌選無慮數十深知是篇約而博簡而要尤切於科塲欲刊廣布未就而卒今其孫黃從兄義止來倅清道牛刀治暇請善刻緇流出家傳一本始手不半年而斷工其繼祖父之志以輔我 聖朝設科取士右文典化之意大矣哉余翼成門徒且其郡人詳知始末故叙其事以弁其首云

畫像贊

洪汝河 木齋

燕居怡然羣兒競挽其鬚求抱哺如嬉戲嘲侮其翁孃及其垂綏端笏而立乎廟堂之上則百僚震恐而朝端爲之

肅然如法家子弟敬畏其父兄比之神龍淵潛泥蟠魚鱉
蝘蜓狎而侮之倐忽變化則風雨霹靂撼山谷而蕩河海
不可得以測量此其所以當時無赫赫之聲至今二百年
之後婦人孺子咸能道其風流而誦其姓名由是觀之望
其儀表而聆其議論猶不足以盡其蘊奧況茲一幅遺像
何足想像彷彿其平生耶

伴鷗亭遺像奉安文　尹鳳朝 圃巖

奕奕翼成麟祥鳳翽佐我　太宗世宗之世說酒星應中
維嶽降鍾平公施海巨公量青宮抗義亦惟公直上知于
異卒起之譎陳謀宥密酌澤烝庶六典孔修百揆時叙民

曰相哉我 朝無匹百世之思誦在輿卒瞻彼沙村江水東流耕釣一曲昔公歸休父老齎咨今焉已墟桑梓失敬古義寢跡公德公功滲漉人髓是宜尸說矧厥宅里維湖維嶺亦旣有祠一體揭虔我不宜遲謀自後昆聳我多士三架載新爰直舊址遺像在中卽之嚴巍杖屨如在俎豆斯依山川繚繞鷗鷺無恙兆域伊邇金蠅在望感通洋洋疑返神遊生居死享理同顯幽有來衿紳濟濟將事勿替從今芬苾千祀沈世俊有詩曰第一宗臣德業隆誦名今古幾兒童山河間氣淸高像宇宙中豪致澤功早贊鴻籌眞碩輔晚爲鷗伴卽閑翁金袍赤舃依俙是廊廟江湖不盡風

伴鷗亭記

許穆眉叟

伴鷗亭者前古昇平相黄翼成公亭也相公歿近三百年亭毁爲耕犂桑壤且百年今黄生相國之子孫結廬江上居之仍名曰伴鷗亭以不没其名亦賢也相國之事業功烈至今愚夫愚婦皆誦之相國進而立於朝廷之上則能佐先王立治體正百僚使賢能在職四方無虞黎民樂業退而老於江湖之間則熙熙與鷗鷺相忘視軒冕如浮雲大丈夫事其卓犖當如此野史傳名人古事相國平生寡言笑人莫知其喜怒當事務大體不問細故此所謂賢相國而名不没於百代者也亭在坡州治西十五里臨津下每潮落浦生白鷗翔集江上平蕪廣野沙渚瀰滿九月陽

島來賓其西距海門二十里

影幀

後孫正言暐所記舊有遺像二位後移一位于尙州即今書院所奉舊本是也移奉一位于交河後孫承旨洛搆堂於金蝇里先塋下而奉安交河所奉則壬辰之亂竟未全完崇禎壬申後孫縣監脩令畫師往尙州移模舊眞奉安其家丙丁之際爲避兵燹移奉尙州英宗朝丁未後孫璿按嶺節時改模二本後移奉于長水書院及伴鷗亭英宗丙寅命入覽伴鷗亭遺像親製祭文致祭于影堂戊辰遣變見失乙未宗孫道源往尙州改模奉歸其家上又命入覽製下祭文尙州所奉有三本最舊本貼冊影幀是也第二本自後孫脩家移奉第三本乙

未改模時尙州宗人加模一本幷長水書院及宗孫家所奉凡爲五位 當宁甲辰尙州宗人又模一本今奉書院

書院

滄溪書院在長水縣北三里杻嶺下西麓向离之址村名仙倉前臨大野溪水遠遠自南而來故名焉本縣以黃氏姓貫 翼成烈成兩公遺風餘韻尙有未泯者至今子孫居在其地 肅宗朝癸酉士論齊發營建妥靈之所邑中士人金碩輔縣宰閔鎭崇尹以徵諸人尤有力焉翼成公位板在首享烈成公次之又以俞潘溪好仁張松灘應斗幷享兩公亦本縣人云

常享祀

碩德偉烈爲世間出清和之風頑廉懦立到今受賜惠我後人百世師表修儀設禮

長水祠宇重修記 趙明履判書

湖南之長水縣北三里有栍嶺嶺之西麓前臨大溪而有一祠屋背麓而向溪卽故翼成黃公俎豆之所也剏祠於肅宗癸酉寔南中儒林之所營而歲久頹圮今 上癸亥又以多士之力修而新之時適公之後孫顯源監其縣顯源之從兄前持平景源旣要明履書其額又俾爲記以諗於後謹按公相 世宗以聰明雄偉之姿有沉靜仁厚之

度規模遠大言議寬平而及其辨斥人是非毅然有不可犯之色至若歷代實故朝家典章靡不貫穿爛熟故秉政二十四年綱擧目張事無不理 世宗亟稱其宏深善斷用擬於蓍龜權衡至今論者數我 朝賢相必以公爲首比宋之諸名公則後來章甫之建廟崇奉用寓高山仰止之思固其宜也旣建矣隨毀隨葺以爲永久之圖又曷可已哉然公之相業厥亦有本焉公自少手不釋卷凡經傳子史性理羣書周復玩究尤着工於小學家禮律身甚謹而尤篤於孝治家以嚴訓子弟以義扶儒道排異端尙禮敎黜俗論此其德望勳業之所由以盛大章徹者此尤多

士之所不可不知也嗚呼用者原於體故曰幼而學之壯而行之而窮通在天顯晦有命假使公不達於時無所用以死卽其可以爲用者顧不足祠歟然則謂公之宜於血食者雖不論相業亦可也已長水本黃氏之貫世傳公所寓庬村在今邑治乃其先代遺址云是則南儒之所以祭公於長水者然也并爲記

玉洞書院在尙州白華山下數里川下村本州諸宗就川下里少尹公舊址刱建影堂奉安翼成公遺像春秋享祀肅宗朝甲午道內多士發論以翼成公嘗往來此地至今遺芬照人耳目營建院宇於影堂之北奉安位版且作龕室移奉影幀祠在白華之南玉峯之旁故仍以爲號

上樑文

蔡彭胤 希菴

伏以曠百相感者久矣聞其風而興有三不朽焉祀之徵於典而準豐新堂而儷美拓舊社而改觀惟我厖村相公允矣天下大老廣厦千萬間之性宇陽春二三月之靈臺泰嶽衝霄雲雨興而萬物澤滄溟浸地江海潛而百川歸容勿矢謨君臣合昭瀜之契從容鎭俗社稷措磐石之安楊伯起之四知無論暮夜包希仁之一笑有類淸河元功則殷伊摯之格上天宿德則韓穉圭之鍾間氣臺臨鯨海惠化配南國之棠山立鷺班風標伏中朝之使貽垂典禮與日月而齊懸懇欵封章代弦韋而充佩潚汾陽之書考瞻潞國之若神两朝三登十日一赴至於褆身之仁義尤

見懋學之工夫考信專精鏡前賢之著説觝排盡力鉏左道之誣民達孝章於移忠誨人驗於行已水邱遊釣之跡想見懸車廊廟端委之容寫留祭祀越惟全先生之啜食以渾厚冲和之姿寔我君子鄉之達尊兼通明鍊達之識淵源有自係陶山至于西厓麗澤相資則蒼石暨夫愚伏窮經致用最深於謹嚴之編秉義不均一視於夷險之際折仁弘而扶正論則國脉潛延抗渤海而修聘儀則策書有煒靈鰍挾桅不能者人所能者天威鳳儀昭無道則隱有道則見金華講舌同朝之學士發歎栢府彈文玩寇之元戎失色綢繆慮遠屢建匡國之言板蕩誠深再提勤王

之甲眞儒固所以無敵餘事何有於爲都推轂崇班五更之禮不啻開國故里二屨之來無虛絕響躋追高山可仰百年之名德相望果也地靈多士之詢謀僉同或者天惎流傳享祀實均寓慕之心別異號名恐非致崇之意肆恢賢祀之古制載舉儒院之縟儀移百武而疏基度兩楹而受矩修川繚繞淨寫碧紺之流疊石參差迥浮翠微之巘龍門邪瞰湖餘韻而長懷沙嶼廻臨挹遺風而如在歸歟黃髮是前後遂初之鄉來爾青衿有藏修肄業之地山川增闢覺吾道之有光俎豆始陳知斯文之無憾俾茲七侯之頌用相六偉之謠兒郞偉拋樑東國士峰頭曉日紅細

驗兩公眞氣像太虛消息自春風兒郎偉抛樑南嵬嵬吾
道與天叅和風長養羣生遂猶似當時德澤涵兒郎偉抛
樑西八節磯閑舊路迷不昧一心千古在寒潭秋月淨無
泥兒郎偉抛樑北玉峰沙堤生顏色斯道也應行有時一
陽元自地中復兒郎偉抛樑上婦人孺子皆瞻仰手提義
旅老知事身致太平賢宰相兒郎偉抛樑下滾滾川流流
晝夜風俗聖知儒教尊秋毫盡是名賢化伏願上樑之後
小往大來鄙寛懦立繩追尺步之倫作尊王庇民之術明
抗矯矯不窮之道思勉進讀書之都事持休休有容之曠
度須念評牛之野人正路日開儒風丕振

又 李增曄 進士

院設豈但使然公論至百年而定地勝儘有待也名區移一畝之宮稍大昔日之規模允叶多士之志顧伏惟厖村黃先生山河間氣經綸大才推本學問之緒餘蘊得治平之長策嘗飛龍馭天之會既著同心同德之休叶猶魚有水之歡終成佐定佐治之烈立朝則威儀整整而百僚動色居家則和氣瀜瀜而一怒不形贊定儀章民到于今受賜夾輔王室澤流於後無窮德業三朝爭欽盛烈之巍煥丹青一幅舉仰遺像之清高沙西全先生行修於身學優而仕金玉其相瑚璉其器輝映千春清修之節博雅之文

師表百世發而爲事業則功光簡冊藴而爲德行則澤洽鄉邦惟茲二先生之遺芬實是千禩人之欽仰慕義崇德非無服祠之誠愒日延時尚欠縟儀之舉大議幸發於近院輿論繼倡於忠祠遂因影廟之舊營崇禋之庀老吏循僉謀之相叶配享之沙翁缺典由茲而乃修斯文到此而益彰左籩右豆香祀雖舉於兩丁疊栱層櫨宏模未恢於五架輿情咸願於撤舊道謀爰决於就新胥宇於玉峰之前取材於蘇臺之坂美哉輪美哉奐涓日辰而告成見於墻見於羹像典形之有地民咸勸赴役知德澤之入人深士無憚釋經期工事之不日就旣創肅肅之新廟兼建翼

翼之講堂列峀磨空想所立之卓爾長川繞戶悟有本之
如斯地實曠如奥如道其高矣至矣巖開畫障納縹氣於
簷楹架揷羣書騰誦聲於簾幌牲幣俱潔春秋之香火無
虧謦咳若存士林之瞻仰攸係頎言承學之輩益篤希賢
之誠孜孜盡爲己之方窮經講道謇謇勵匪躬之志致君
澤民迺追古君子之風以成大丈夫之業輒成善頌用舉
脩樑兒郎偉抛樑東踰嶺便看鄒魯風幾處前賢遺跡在
千秋伊洛道流通兒郎偉抛樑西華嶽連天天欲低更上
一層高不極盛名終與此山齊兒郎偉抛樑南吾道遙岑
濃翠嵐千古名稱晴相合此中端可道義探兒郎偉抛樑

北相國遺孫玆卜宅箇箇渾無忝所生古家餘烈傳千億
兒郎偉抛樑上文明上應奎壁象菁莪藹藹育英材冠冕
峩峩作上相兒郎偉抛樑下忽見渠渠屹廣厦俎豆於斯
永不隳詩書之教無冬夏伏願上樑之後長發其祥永建
不拔上棟下宇無風雨之震凌淨几明窓有衿佩之游泳
光風常吹而霽月常朗仁義爲郛而忠信爲基絃誦洋洋
戸外之履日滿丘索噩噩閣中之畜山如人才彙興士習
丕變

奉安文　權斗寅 荷塘

國之將興名世者出於赫哲人應運而作河海之量山嶽

之精寛裕有容欣怒不形翊我 聖祖治理休明歷事累
朝制定治成功存 社稷澤及黎氓蓋公好學老而愈篤
正道是崇異端是斥蘊爲德行發爲事業歷數賢相誰出
公右有口爭誦愚夫愚婦節彼華山遺像在堂過者必式
宛接輝光於焉妥靈衆議攸同世代雖遠誠感或通籩豆
旣潔肴醴維馨惟 靈鑑臨尙克永寧

常享祝

運際開國才優佐王經綸德業弘大輝光

己酉請額疏 趙奎鎭等

伏以設院俎豆亶出慕賢之誠 宣額表獎蓋爲尊德之

方此固士林之公議　朝家之懿典也臣竊伏念昔我
世宗大王以堯舜之聖典禮樂之敎治化侔於上古文物
邁於中華亦有同德之臣極爲協贊之烈以至服食於
廟庭者故相臣翼成公黃某是已際遇昭灦訏謨密勿中
書二十四年垂紳正笏措國勢於盤泰貽升大猷致治太
平而粤在　先朝進覽遺像　宸章煥然屢修　賜祭之
命亦可見曠感之　聖意也蓋其經國典章制民法程昭
載國乘臣不必覼縷而惟以斥異端爲先務崇儒術爲己
任毋作佛事之戒一遵家法之敎行於家而施於國不變
麗季之流俗肇新　國朝之文敎故先正臣文正公趙光

祖嘗於 經筵亟稱其培養士氣至謂國事須大人爲之
文貞公臣南孝溫亦曰釋敎肆行之日能守正不撓者獨
黃翼成一人而已由是論之則使爲士者始知自重爲學
者得以不惑卒乃靡然歸正者是誰之力也惟彼尙州白
玉洞卽其仲子漢城少尹臣保身之居而翼成杖屨之所
嘗來往也百年溪山遺躅宛爾因以建宇從以妥靈以寓
景仰者亦已久矣只緣疏顲之未遑尙稽 恩額之誕宣
不一陳 聞是固 臣等之罪而亦豈非 聖世之闕章乎
凡名臣碩輔之院祠華額前後相望如文簡公臣柳寬亦
英陵佐理之臣文翼公臣李德馨文忠公臣李恒福李元

翼諸人俱以德業之卓越 列聖并準 頒額之請而文
貞公臣金堉文忠公臣閔鼎重又其近例也若翼成之德
望功業前賢之尚論名相者輒以爲首婦孺走卒尚誦君
實而至於斥異端崇儒術培養我四百年士氣者實有羽
翼斯文興起正學之功苾芬之儀便同鄉賢之祠醴幣之
享獨漏象德之典此臣等所以裹足以來伏閤而請不
以猥越爲懼者也伏乞 聖上念先賢鼎彝之績察後學
山斗之慕特 賜扁楣之號庸修院享之禮則崇報元臣
不徒有光於 聖德扶植正論亦豈少補於治教臣無任
激切祈懇之至

傳曰省疏具悉誠如爾等之說翼成之之勲之勞侑食之所尙闕扁額亦一曠典也欠事也許令該曹詳考曹在文蹟施行事

禮曹回啓取考謄錄則翼成公黃某書院只有尚州之白玉洞長水之滄溪而兩處俱未蒙　賜額之恩是白如乎乃以故相臣之德業尙闕華額之　恩則士林公議宜有缺望今此儒疏　宣額之請不在　朝家疊設之禁是白如乎書院　賜額係于　恩典有非臣曹所可擅便　上裁何如

批答翼成院宇尙闕扁額豈非欠典之欠典乎特令文任

撰進額號宣額之日遣近侍致祭祭文當親撰會聞坡高

之間有翼成子孫云主祀者在其地乎令畿伯搜訪狀聞

藝文提學李秉謨備額號三望玉洞德峯道溪以進落點玉洞

楓溪書院在南原府西三十里楓山下見所谷坊山水村

舊在府北迪果坊栗川上 正宗戊申移建今址參贊公墓白虎之外

致祭文

英宗大王即位之七年辛亥十月日 上遣臣禮曹正郎

韓斗一諭祭于故相臣黃喜之靈 英廟在侑姚姒于東

同德之佐曰翼成公間氣攸鍾山焦海涸停峙丕遲寂若

無赫凡厥品彙自遂生成垂三百載舉國誦名肆惟 列
聖念切追報先朝之思匪待遴告 太庭時饗實與腏食
眷彼後前弟續孫錄與懷九原淚兮彌極日展 仙陵于
彼坡交閭卿塋域寄在非遙蕭條悵望怳若托契東門之
感靡替曠世念我能國賴卿令典祗今申明尤見經遠雖
卿不作神則萬古尚冀左右翼我 皇祖衣履之區樵牧
永護爰修菲薄庸表寸誠靈其有知庶歆茲觥 副修撰臣任挺製進
英宗大王二十二年丙寅九月日 上進入翼成公畫像
御覽後二十日遣臣左承旨南泰溫致祭于坡州伴鷗亭
粤昔賢相謚曰翼成起自郎僚尚今流名忠厚度量協贊

聖列釐正祭儀益致精潔哲輔　歷朝功業卓然昭載國
乘豈徒于傳嚴重宏謨廉雅其質不蔽風雨清白第一心
常欽慕百載典想何幸今日乃見遺像一也展覽宛若春
風豈意此辰復登九重今叚其文以寓其畧冥冥有知庶
歆茲酌
英宗乙未六月日遣近侍臣左副承旨洪景顔諭祭于故
翼成公黃喜之靈嗚呼惟卿名相于昔暮年見像予懷何
抑嗟哉視暗依俙萬一勒鬚跡眉風儀肅穆親製其文承
宣替酌瞻望驪州感慕千百豈云今古若見咫尺瞻彼南
陽薄表予臆今過八旬予豈夢憶卿靈有知庶幾歆格

正宗大王十四年己酉二月日　上遣禮官承旨金履正

諭祭于翼成公黃喜之靈揭揭翼成皐夔者匹朱絃玉戚

有煌黼黻泰山不動功利及民何處得來展如之人犖路

西出云過墓門靈其顧歆我酒崇樽

同年四月日　上遣近侍臣右承旨朴天衡諭祭于翼成

公黃喜之靈大嶺橫霄屹如巨人廼爲道溪院枕于濱翼

成之享爰得其地顯顯翼成東國之紀紆謨遠猷　英陵

有臣山嶽功利布帛經綸史有特書闢異之力凡我嶺人

於玆考德少尹舊居昔所筇屨持宣恩額聳夫一路曩過

圻西伻酹墓丘餘恩寄意洛江悠悠

純宗大王八年戊辰八月日 上遣臣禮曹佐郎鄭華錫
諭祭于翼成公黃喜之墓國朝名相翼成爲首在漢蕭曹
在宋韓富 英陵在宥制禮作樂卿實爲輔民懷其德展
如之人昧昧我思何處得來佐成一治駕還西郊遺墓莽
蒼伻官奠斝庶幾來饗
純宗大王二十五年乙酉四月日 上遣臣禮曹佐郎黃
宗鉉賜祭于翼成公黃喜之靈天造邦家厥有良弼漢蕭
唐房爲卿之匹慮遠思深經紀黼黻四百年來彌誦功烈
祀孫登龍乃在今日睠焉興感數行親綴安得起來奠我
杌桯靈應不昧歆玆芬苾

當宁即位之九年壬寅四月日遣臣交河兼任通津府使
趙義錫致祭于故議政府領議政翼成公黃喜之靈星嶽
鍾氣傑然挺生 英陵盛際同德惟卿雅量鎭物民受其
澤整厥綱紀寂無聲色凡所規模永爲邦典條正祭儀經
國慮遠力排佛風導俗功存淸白自持氷潔玉溫赫赫厥
名婦孺咸誦迄四百載一辭推重 宗宮烝禋從與殿食
列祖追念 恩典絡續于寓曠感朝暮冀遇駕過西垌悵
望遺墓九京難作曷慰我心伻官奠爵靈庶來歆 副修撰任百秀

製進

補遺詩

次二憂堂李公瓊伴鷗臺韻公河濱人公之後孫進士秀東抱公遺集而來明示其 庬村先祖詩故附錄于篇末

碩人卜築一高臺遊跡分明絶塵埃山若藏踪張霧去鷗如知志浴霞來奇形流水聲中出晩景浮雲影裏廻托世餘生何所得閒閒到處共徘徊

附原韻

先得白鷗作此臺居閒素志遠塵埃泉縣窓外雲横去花落庭前鳥下來石逕歸僧山影倒烟洲眠鷺雨心廻淸江碧峀千層上與爾多情共徘徊

大司諫安公省臨終時相訣詩

吾儕身後事只守一廉字

大司諫安公畫像贊

道配圖治德合箕潁 缺 ○先生與安公素善嘗入朝世宗戲曰安某之名云何先生對曰安某一自少以省字錫名何如上曰然因以省賜名○先生聞安公病劇親往視疾方在殞絕中因呼握手相訣題此一句盖先生載在清白錄安公亦清白故詩意取諸此也詩與贊俱在安氏家乘故追錄于此

李孝靖公 貞幹 慶壽宴詩 此詩得於校正之後故附于篇末

九重宮醞賜榮親秩秩華筵寵益新獻壽高堂偏雨露更祈明主享千春

遺寶

先生手澤之物有三寶一曰沉香纓二曰玉石硯三曰玉

書鎭沉香纓大如小李子而以珊瑚爲格子玉石硯本質紫玉石上邊有青葡萄文玉書鎭長三寸餘而碧色也不傳于宗派傳于仲派今在七峰公宗家自古有傳授文蹟焉或言紫玉硯亦御賜云

先生所帶犀帶卽　文宗朝御賜之物許文敬河文孝亦相繼帶之至今傳來在宗孫家崇品宰執迭相借帶世皆言是裵晉公通天犀帶而未詳其眞否也舊在宗家時夜有火灾失帶所在謂入灰燼中後聞飛落在南山下鄭姓人家卽推來則左端一鉤脫落故以重價求同品添補於燕市而光晶雖鮮精彩不及耳

李水使主德郎故御將光益子也丙戌丁亥年間莅端川時邑有一貪氓負還逋不能償責納家中長物則以一雙玉圈子來呈言此是黃翼成舊物自祖先傳來十襲封之遺在北路莫知其由第坼視則內有標紙如氓言玉色頗渝故令玉工磨刷則乃極品良玉也李償其逋而取來傳于翼成祀孫至今尚存焉

皇明御賜論語冊宛有 先生諱字篆印而遺在他姓人家落帙爲三卷尚州中山宗人基崙重價買之爲其家藏云故修譜時僉議俱發使中山諸族還其價而奉其冊藏之玉洞書院

先生手墨寫五絕詩青山臨黃河下有長安道世上名利人相逢不知老于細帛筆畫尚有精彩不知其傳來之由而藏奉於尙州安平族人岡老家後孫麟老䟦其帖末焉

厖村先生遺蹟卷之二 終

[illegible]

五